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十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疏二十八

乞誅賊臣疏　明楊繼盛

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諌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內
脱字罪應下獄被逆鸞威屬問官將臣手指拶折脛骨
夾出必欲置之於死荷蒙皇上聖恩薄罰降調不二年

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死逆鸞之手已為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不顧而日夜祗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為職然賊不專於寇賊凡有害於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覩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

賊惟邊患為急在内之賊惟嚴嵩為最邊患者藩籬之盜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内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内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絶邊寇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錬王宗茂等嘗劾之矣然止言嵩貪汚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為撫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皇上之仁恕又冀嵩感容留之恩而圖為改邪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於

此時日夜感恩可也豈意因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為衆惡俱備四端已絶雖離經叛道取天下後世之唾駡亦有所不顧矣幸頼皇上敬天之誠格於皇天上天恐奸臣害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聲不息占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於嵩而專政亦未有過於嵩者去年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臣非謀反之謂也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

有過於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於賊嵩之身者乃日侍其側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為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

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又嵩為輔臣儼然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面禀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絶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諉罪於人雖有前丞相之専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

之陞遷未及謝恩先謝嵩矣蓋惟知事權出於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之薦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票本罷之皇上宥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

揚言於衆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於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巳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巳之威所以羣臣感嵩之惠甚於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於嵩大小臣工又盡附於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巳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

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葢人臣以已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於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行之葢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於已也及今則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擬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

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皇上令嵩票本盎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
恣父逸子勞之為世蕃却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羣
會票擬結成奸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
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聖旨既下
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
中江晃稟事於嵩曰昨御史蔡朴參守備許實等失事
本部覆本已具揭帖於東樓閏東樓已票送入未知何

如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旨下果如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慣庸鄙奔走嵩門下為嵩心腹感嵩之恩畏嵩之威倉皇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迎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

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己之權百官孰敢不
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謡又
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葢深恨嵩父子
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邉事之廢
壊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以明功罪以勵
士心可也乃為壟斷之計先自貪冐軍功將欲令孫冐
功於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為兩廣總督親
家平江伯陳圭為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黄如桂為廣東

巡按朋奸比黨滕朧凑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
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册繳
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
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户令任職管事有武選司郎中
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嚴鵠皆世蕃子也隨任豢養
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
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
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黄如桂得

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俑既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則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為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邊外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為國家之心選一賢將邊外閒知豈敢輕犯

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冐哈丹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廕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於嵩嵩嘗自嘆以為養虎遺患後又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眩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賊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

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邊騎犯京深入失道歸路已絶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宜力出勸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邉上不同邉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其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

皇上拿問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雖是拏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葢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啜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汝夔臨刑始知為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為嵩主張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為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

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庭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户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

夫嵩為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曲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為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効皇上為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為事

將官納賄於嵩不得不剥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為甚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為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寃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恨思亂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外敵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

朝風俗淳厚近古罕僻逆瑾用事始為少變皇上即位以来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為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慇懃者雖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疏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利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彌縫者以為有才勵廉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卑汚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於貪嵩先好諛

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天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葢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奸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於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伺察聖意故先用寳賄結交情熟於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居一起雖戲笑欬歒

之聲遊觀燕樂之為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為盡合聖意葢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為通政司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即先有術以為之彌縫聞御史王宗

茂劾嵩之本丈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摭拾其故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奸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廠衛官寵絡強迫結為兒女親家夫既與之結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

見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此其奸三也厰衛既為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愞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為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

白便毁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隂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忍負於皇上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招

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為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為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蔕合為一黨互相依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

宜深抵力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怏終日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為嵩積威所刼然於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為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以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於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葢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為一日之害皇上何不

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邇來疑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職方纔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成僥倖萬一之功哉顧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況

臣狂直之性生於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養於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死獨嵩尚在嵩之奸惡又倍於鸞將来為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羣臣於嵩畏威懐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靣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内賊既去朝廷可清

矣將見邊番前既聞逆鸞之死今又聞嚴嵩之誅必畏
皇上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
喪其膽況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賞既明軍威自
振如或再敢用間設伏決一死戰臣敢許其戰勝
克敵特易易事耳外賊何憂其不除敵患何憂其
不絶乎内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
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為急也然除外賊者臣
等之責而去内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感皇上知遇之厚

不忍負荷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

早正奸臣誤國以決征伐大策疏　沈鍊

臣觀昨歲敵人犯順得利而歸邇又陽言入貢陰懷故智致廑皇上宵旰之憂奮揚神武張皇六師必欲乘時以興北伐此固天地神人之所共憤文武羣臣之所願戮力者也然用兵之機必先廟算方今廟算必先為天下除奸邪而激忠義則敵人不足平矣伏讀聖諭有能

大破逆賊彊寇者人人盡言欽此臣至今思割肝膽竭股肱以效其至愚臣誠憤懣誓不與此賊俱生切見輔臣嚴嵩受國重任視如鴻毛貪婪之性疾如膏肓愚鄙之心頑於鐵石當此之時不聞其勞心焦思延訪賢豪咨諏方畧以為治國安邊之策惟與伊子世蕃日夜圖惟不過為自全之計人有欲為忠謀奇計者恐其勝我也多方以阻之人有欲貢諛言諂色者樂其親我也則曲意以交之揣摩之術利於錐刀而不用之以經國祇

媚之態病於夏畦而不用之以覲賢納賄以鬻官吏也已成常例則心知其過而不能回開筵以結士夫也用市虛丈則外懼其顯而不能止原其所以納賄者以為既得其財而又可以制其心既得其心又可以資其力此其為身謀善矣其如國家之事何哉邊將非多用黄金不可以得官彼曷肯奮身却敵以錢而買死守臣非果通書幣不可以致譽彼曷肯忘己愛民以私而為公乃今考察之時又其父子獲利之日矣朝廷賞一人則

曰由我而賞之也罰一人則曰由我而罰之也於是人人皆思所以計嵩父子之愛憎而不復知有朝廷之恩威矣臣非不能指其細姑舉其罪之大者有十納將官之賄以開邊陲之釁罪之一也受諸王饋遺令宗藩失職罪之二也攬吏部之權奸贓狼籍至於驛丞小吏亦無所遺官常不立風紀大壞罪之三也索撫按之常例奔走書使絡繹其門以致有司聚斂而百姓之財日削教化不行罪之四也陰制科道官俾不敢言罪之五也

蠧賢嫉能中傷善類一忤其意必擠之死地而後已使人為國之心頓然消阻罪之六也縱其子受賄以歛怨天下罪之七也日月搬移貨財騷動道路民窮財盡國之元氣大虧罪之八也為内閣久而奸貪日甚無一善狀罪之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以舒君父之憂罪之十也故今邊警之來者三尺童子皆知嚴嵩父子之所致也又況重之以十罪乎吏部尚書夏邦謨名為公室之臣實為私門之吏大事面白嚴嵩而後敢行小事書通世

蓄而後敢發三公但參謀議豈可以父子而干預六卿之政耶為邦謨者少有骨鯁之風昌言執法彼不能不回面而改行藉能隂措其手不過觧官而去耳惟其計利之心一動則患失之謀百出始也因賄而得官既也因官而得賄勢利堅於膠漆道義薄於秋雲妾婦之道至工丈夫之心已喪如之何其察天下之官吏也官吏之言曰內閣吏部要錢吾黨守清無益於是內外遠近相視成風廉恥不行盜賊蜂起今之考察將以進廉退

貪不除此三人者雖日去贓墨之吏無庸也身為汙辱之吏而曰我將進賢退不肖也吾誰欺欺天乎使内閣吏部盡忠則六卿盡職矣又何至於丁汝夔之失事乎廼今日之事未艾也猶聞有阻北伐以為不可者然敵人之稱貢也許亦來不許亦來而朝廷之出兵也來亦伐不來亦伐善用兵者可以守亦可以戰不善用兵者不能戰則亦不能守矣今能阻朝廷之北伐能保敵人之不南侵乎但整兵列陣俟隙而後動以保萬全之勝

則存乎將帥之能耳今之欲阻北伐者其心曰事成則歸功於將帥事失則歸罪於輔臣此所以倡為不可戰之說於其間其為欺君誤國之罪又大矣伏乞皇上敕下廷臣將此三人詳議其罪應誅而誅應斥而斥則賞罰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仗劍而起感激奮發爭先效死而小醜不足滅矣邇者颷風大作皇上所宜速發乾剛以回天變以慰人心臣不勝惓惓激切之至

崇真儒疏

袁洪愈

孔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所謂君子儒者乃真也何也求諸已而不求諸人也尚行而不尚言務實而不務虛也若求諸人而不求諸已而言過於行名勝其實則為小人儒矣小人則偽而已矣崇儒而不得其真是教天下以偽而已矣臣見長洲縣歲貢生員王敬臣自少閑詩禮之訓稍長習聖賢之學讀書必體之身心躬行必先乎孝弟親嚼飯以養其祖母罄妻裝以嫁其女弟族人貧乏者分空室以居之計饔飧以給

之不自知其家之不足也門人受業者教之以思誠之學教之以孝弟之道惟恐人之不為善也事親之禮巨細曲盡而無替於始終檢身之功夙夜匪懈而尤嚴於慎獨淹貫五經而講究不倦悉有衆善而容貌若愚和易而不流直諒而不亢紹伊洛之正派實聖世之真儒如敬臣者寧使之終困於流庶同腐於草木而已哉乞勑下行查如果臣言不謬或特行名見之禮或專授翰林之職必能敷陳道義贊襄謀猷所益於聖治豈淺淺

哉此臣特以所灼見者言之耳天下之為真儒者或不止此舉一人而諸臣皆知所舉矣

禁刑獄之濫疏　毛愷

臣等邇者屢覩在外各撫按院官後先奏報災傷如畿甸吳楚之南北山之東西與夫雲中上谷之間率洪水暴溢壊人田舍雨雹飛蝗彼此荐作地方被災廣且重矣夫變不虛生災由人召仰惟皇上恭儉仁慈愛民勤政宜乎人安民阜時和歲豐今若此得非大小臣工職

守未盡有以致之也乎否則何其反常若是也夫水與雹蝗皆陰物也為災屬重陰莫盛焉求諸所致厥類雖多而刑獄乃其尤者葢刑屬陰令主肅殺臣等所職業在於是毋亦中外之獄容有橫濫不法如水之泛溢莫可隄防如蝗雹之害殄奪民生命者乎夫漢廷遇災策免大吏律以漢法臣等誠莫知罪之所逃矣謹以中外刑獄之濫者有六敬為我皇上陳之竊惟大凡詞訟自下而上而越訴者有罰非係正官而擅受者有罰今則

有舍本縣而驀告之州有舍本州而驀告之府有府縣未結而且驀告之監司志在誣人紛然無忌又多私自訴諸州縣之佐貳首領等官彼既利其易行此亦因以自利至於正官之好事者則或不審其情之輕重理之是非槩行准理遂使告訐之習相煽成風險健之夫終訟不止是曰濫詞虛誕之詞累人衆多本無辜而捏稱正犯非知見而指作證人蔓引枝牽動至數十各該問官秪宜摘取緊關數名聽審為得至差人下逮盡數弗

遺隳突叫呼驚及雞狗束縛馳驟無異犬羊投到則累然滿庭供明則被照過半而詐欺凌虐無論也是曰濫拘人犯到官審理宜速然或才性遲慢而未即審或事勢忙迫而未暇審則又不分人數多寡事情重輕槩行寄監寄倉寄鋪焉至於追贓之犯有以斗粟貫鈔而久為拘繫有以家屬姻黨而幽令代償忽漫因循動淹歲月被犯之人坐井觀天悲嘆抑鬱被誣之家晨昏供給生理俱廢是曰濫禁從古訊獄固未去刑然刑之即加

自有所在故鞭扑祇以作教決罰不過臀腿固未嘗廣為非法之具而猛以用之遍體也今之用刑者異於是刑手則有拶子刑足則有夾棍刑頭首則有腦箍甚至烙鐵灼體錫龍灌身竹簽釘指燒酒澆鼻諸如此類備極慘毒身無完膚因或就斃其意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得其情而服其辜即未必盡如臣等所言然如傷之視百不聞一如草菅之視十常八九矣是曰濫刑獄之擬議貴在明允與其過求毋寧過恕故罪有惟輕之疑

殺有不經之失盇一成莫易君子慎之也奈何今之司理好事吹求苛刻是務以深文巧詆為能以哀矜勿喜為拙故入夫罪則旋添情節以合律妄引夫例則摘去字句以從拘甚至請託狗人通賄自鬻於以枉其是非之實又有不可勝言者由是扣胥之夫接踵於獄茹冤之婦不止東海一人而已是曰濫擬獄有定議自宜查照發落間有以為情重律輕罪外加譴或指修理或指備荒或指作興或指軍餉巧立名色重為厚利遂使賣

男鬻女散之四方破產蕩家委之溝壑者往往而是是曰濫罰凡此六濫刑獄之蠹民生之殃召災致沴大率因之倘蒙皇上不以臣等所言為謬或於修省萬有一分之助伏乞勑下臣等遵將前弊嚴飭司屬及咨南京法司并各巡撫衙門仍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一體痛為禁革夫大事二十日程中事十日程小事五日程而濫禁者應以不及論刑猶兵也不得已而用之因公科斂律例猶嚴為之防而濫刑濫罰者應以貪酷

論政出多門議罪不當均干法紀者也而濫詞者掌印官以罷輭論擅受與夫濫擬者俱以不謹論若夫濫拘一節初犯次犯量為戒飭其屢犯者送調别用以上數者祛革濫弊似或宜然務在着實舉行毋事姑息庶幾從容刑措太和洋溢豈惟災沴不生將雨暘時若年稱大有矣弭災召祥固非一端此其最先者云臣等不勝惓惓待罪之至

正國法以銷禍本疏　龐尚鵬

臣自為書生時讀嘉靖初年欽明大獄録前後翻異若矛盾然及詢諸海內士大夫乃知李午係山西太原府五臺縣人本逆賊李越之姪初名福達因發戍逃歸竄居陜西洛川縣倡白蓮教聚衆稱亂攻殺長吏屠其城邑後餘黨盡滅惟午變姓名占籍該府徐溝縣詐稱張寅納授太原左衛指揮使數被韓良相等訐其罪悉賄緣脫免已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馬録捕治之午即大賂武定侯郭勛移書請托欲待以不死録飛章劾勛黨

逆賊執其手書及具午反狀聞尋奉欽依李午抵法郭
勛着回話勛懼先帝怒禍且不測遂陰結貴近陽欺朝
廷流毒縉紳蔓延天下如刑部尚書顏頤壽都察院左
都御史聶賢大理寺卿湯沐等皆讞議法司也或逮繫
詔獄或禁錮終身給事中劉琦御史姚鳳鳴等皆抗疏
言官也或埋䰟犴狴或委骨窮荒山西布政使李璋按
察使李珏都指揮馬豸等皆原問三司也或已遷官而
行提於別省或已罷職而追捕於私家甚或以通書致

問而稱為朋黨以偶語立談而指為訕謗其餘羅織成獄者通計部院各寺科道等官凡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烈矣逆賊李午與其親男李大仁李大禮等乃脫然於法網之外業有成案人不敢復言臣亦以事經數十年無從發其隱矣近巡歷山西三關至延綏訪得徐溝洛川二縣皆李午狼蹲之鄉也質之故老益知其詳復聞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妖賊蔡伯貫反逆就擒狀招以山西李同為師即李午之孫也傳習白蓮教自言為

大唐子孫當出世安民結謀倡亂煽惑人心隨該四川撫按移文山西捕李同下獄反覆按問佐驗甚明招稱李大仁李大禮皆號為祖師查刊刻大獄録姓名一一相同則李午以妖術傳家世為逆賊別無可疑今撫按衙門將李同等依律坐斬題奉欽依聽秋後處決臣復行山西按察司取原發招由與大獄録參對彼此互見不謀同符乃擊節嘆曰天之所以誅逆賊信毫髮不爽能巧護於生前而不能撫詞於死後能苟免於其身而

終不免禍於其子若孫如此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似亦足以示凶德之報矣然李午身為叛賊殺長吏屠城邑且縉紳之禍徧天下雖舉族誅夷人猶有遺憾乃得仍其官老死牖下豈天道乎今觀李同之獄而午之罪益彰法當剖棺磔其尸以正斧鉞之誅以洩神人之憤此千古一大斷案也李同以妖言稱伏罪當止其身若以李午之窮兇極惡盡法繩之即使闔門無噍類亦不為濫是在持法者權衡於其閒臣何敢懸斷也午之罪誠

不可勝誅矣若勛世受國恩結知明主乃黨逆賊陷縉紳而冐撼風霆蒙蔽日月使舉朝側目捲舌藏聲而樞要之人悉順指氣使迎合其意權奸之可畏一至是哉萬一陰蓄異謀人人皆重足而立俛首聽命焉其為禍豈忍言哉正勛之罪似當革其生前之爵貶為匹夫以示懲創誅權姦於既往垂鑒戒於將来此正今日正人心銷禍本第一議也至於大學士桂萼張璁等時以三法司被逮鈌官奉命典獄彼皆心膂大臣也一言悟主

動若轉圜乃覬望扶同竄易原案甘犯天下之清議而不卹使國是淆亂人心危懼載筆特書不免為清朝之玷禍端寢長誰任其辜似應追論前愆以明弼直之責參之往諜察之輿情使罪坐所由無復他詞矣先是獄既定上以馬録為首惡欲誅之賴蕚等申救得改永遠充軍編發南丹衛録之免死多其力也或有所牽制不得自專云使當其時正色危言以去就爭之必不至此苟以迎合狥時曲為自全之地充是心也亦將何所不

至哉再照大獄諸臣多一時忠讜之士其英風勁氣百折不回寧忤權臣而不敢忤國法世之所謂狂流砥柱非耶今以姓名官階具載獄狀刻本見存凡未經恤錄者乞通行擬議請自上裁特加優異以廣天地生成之恩以伸忠良感慨之氣其於士風世教豈謂無小補哉或告臣曰往轍可鑒何用招尤臣謂天地有正氣宇宙有正人故天綱地維萬古不墜若依阿邪人埋沒正論終使亂賊之徒得以苟容於後世天地且顛覆矣國家

何賴焉天道有知亟當反正豈渠魁虐焰猶能為厲於銷滅之後耶陛下秉道嫉邪為萬世計倘不以臣言為大謬乞勅該部覆議施行臣素抱剛腸嫉惡已甚故得諸見聞義難緘默惟陛下聖明少垂矜察臣無任隕越祈望之至

籲天乞恩願代夫死疏　楊繼盛妻張氏

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聖恩僅從薄謫旋因鸞敗首賜湔

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銜恩感泣私圖
報効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飱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
井之談尚狃書生之習遂發狂論委的一時昏昧復荷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
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刓去臂肉兩片斷腿筋二條膿
血流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霑汙日夜籠箍備極苦
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止臣紡績織履供給餉食已
經三年該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之

死而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萬壽無疆而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請題奉欽依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軀市曹亦將瞑目地下臣仰惟皇上方頤養沖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照覆盆倘蒙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即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遠禦魑魅親執戈矛必能為疆場效命之鬼以報皇上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復銜結無既矣

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懇乞天恩容令身代夫囚疏　沈束妻張氏

臣夫沈束叨中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授直隸徽州府推官續蒙行取選授禮科給事中束猥以愚昧之性冒妄建言誠當萬死荷蒙皇上寛宥下獄待罪經今一十四年束上有老親下無子女孫苦伶仃俯仰無賴止遺臣一身寄居旅舍早暮力作女工以供口食艱難萬狀度日如年臣夫之父今年八十有七衰病侵尋風燭不

定養生送死之具更無可託臣煢煢寡妻顧此失彼欲歸以養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留以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夫東繫囚之臣誠不敢復顧私家切覩聖朝仁恩曠蕩庶類樂生豈臣一門窮苦顛連自遺覆載之外臣每自念何惜一死所以忍苦茍延者誠望天地有曲全之仁雨露無不被之澤也今臣舅已當垂死之年臣夫未有再生之日臣願以身代夫繫獄暫容臣夫送父年終仍又赴獄待罪庶使臣夫得復見其父少伸父子

之情臣以舅付託於夫亦得全夫婦之義則臣舉家感

戴天恩萬代銜結圖報無窮矣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十四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疏二十九

陳六事疏 明張居正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修身建極以為臣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幾度勢更化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

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恭惟我皇上踐祚以來正身修德講學勤政惓惓以敬天法祖為心以節財愛民為務圖治之大本既已立矣但近来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頹靡不振之漸有極重難反之幾若不稍加改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日夜思維謹就今時之所宜者條為六事開欵上請用備聖明採擇臣又自惟幸得以經術遭逢聖主備位輔弼朝夕與同事諸臣寅恭諧協凡有所見自可隨

事納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竊見皇上有必
為之志而淵衷靜黙臣下莫能仰窺天下有願治之心
而舊習因仍趨向未知所適故敢不避形迹披瀝上陳
期於宣昭主德而齊一衆志非有他也伏乞聖慈垂鑒
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一省議論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
衆斷在於獨漢臣申公云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
耳臣竊見頃年以來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

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不覺背弛或毀譽自為矛盾是非淆於脣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條陳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藻競工覽者每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實蒞任之始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採聽於衆口耳讀其詞藻雖若爛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皇上以敵人內犯特勅

廷臣集議防遏之策當其時衆言盈庭羣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譁於伍異論繁興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臣竊以為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舉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

遽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横出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懐疑貳動見譸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當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為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為之揺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

謗書盈篋而終不為之動再乞天語叮嚀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朝廷省事尚實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托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以勉修職業為務反薄歸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伏乞聖裁

一振紀綱臣聞人主以一身而居乎兆民之上臨制四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亂者

紀綱而已綱如網之有繩紀如絲之有總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惟在於微賤而強梗者雖壞法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朝廷而為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賈誼所謂跋盭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

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為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之夫徇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用則殊葢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若徇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謂振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為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

不宜猛伏望皇上奮乾綱之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羣工攬乾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狥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宸衷而毋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疎賤必申仍乞勑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定憲綱事理再加申飭秉持公論振揚風紀以佐皇上明作勵精之治庶體統正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伏乞聖裁

一重詔令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

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道也臣看得舊規凡各衙門章奏奉旨有某部看了來說者必是緊關事情重大機務有某部知道者雖若稍緩亦必合行事務或關係各地方民情利病該衙門自宜參酌緩急次第題奏至於發自聖衷特降勅諭者又與泛常不同尤宜上緊奉行事乃無壅蓋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竊見近日以來朝廷

詔旨多廢格不行抄到各部槩從停閣或已題奉欽依一切視為故紙禁之不行令之不從至於應勘應報奉
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干證之人半在鬼籙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寃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望
勑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既奉明旨須數日之內即行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即宜據理剖斷毋但

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躭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者亦要
酌量事情緩急道里遠近嚴立限期責令上緊奏報該
部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
參坐以違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為賢否然
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滞也伏乞聖裁
一覈名實臣聞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
欲用舍賞罰之當在於綜覈名實而已臣每見朝廷欲
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嘆竊以為古今人才不甚

相遠人主操用舍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之不覈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則上之爵賞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惡得而不乏事烏得而有濟哉臣請略言其槩夫罷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僨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魯少丈者

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倜儻伉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常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早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為資或以一動之差而衆口訾之以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為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篇累牘至冣其本等職業反屬茫昧主錢穀者不

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臣妄以為世不患無才患無用之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士惟上之所欲為無不應者臣願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有功於國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國家雖嚬笑之微敝袴之賤亦勿輕予仍乞勑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

之歸遵照祖宗舊制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滿毋得槩引復職濫給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及常不稱職以爲殿最若其功過未大顯著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將誥勅勲階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勸至於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爲準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揺之以毁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槩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

缺即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陞授京職高者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用各處廵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參議久者即可陞參政僉事久者即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乏矣此外如臣言有未盡者亦乞勑下該部悉心講求條例具奏伏乞聖裁

一固邦本臣聞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内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不能無戎馬疆場之患唯百姓安樂家給人足則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無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内賊外患乘之而起蓋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其勢然也恭惟皇上嗣登大寶首下蠲卹之詔黎元忻忻方切更生獨昨歲以元年蠲賦一半國用不足又邊費重大内帑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

理屯鹽皆一時權宜以佐國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括者臣近日訪之外論皆稱不便緣各御史差出目睹百姓窮苦亦無別法清查止將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各省庫藏空虛水旱災傷視民之死而不能賑兩廣用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是國用未充而元氣已耗矣臣竊以為天之生財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人禀賦強弱自有定分善養生者唯撙節愛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足以卻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後

海內虛耗霍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于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皇上即位以来凡諸齋醮土木淫侈之費悉行停革雖大禹之克勤克儉不是過矣然臣竊以為矯枉者必過其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省節恐不能救也伏望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素以為天下先仍乞勅下吏部

慎選良吏牧養小民其守令賢否殿最惟以守已端潔實心愛民乃與上考稱職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幹理簿書而無實政及於百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與中考其貪汙顯著者嚴限追贓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遣發落不但懲貪亦可以為實邊之一助乞再勅下户部悉心講求財用之所以日匱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強兼并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不納田粮偏累小民

內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實各衙門
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財
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於
窮困之民以自耗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史事完
之後宜即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為地方之病其屯
鹽各差都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於該管撫按使
之悉心清理亦乞勑下該部從長計議具奏定奪以後
上下唯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獲

寧也伏乞聖裁

一飭武備臣惟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於邉防廟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邉防邇年以來邊患日深邉事久廢比者屢蒙聖諭嚴飭邉臣人心思奮一時督撫將領等官頗稱得人目前守禦似亦畧備矣然臣以為敵勢方盛彊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皇上赫然奮發先定聖志聖志

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譚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為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着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鬬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

為耳故臣願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為之志屬任
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
出五年敵可圖矣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
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銳出其空虛
以制之敵即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數者昨雖已經閣
部議行臣愚猶恐人心玩愒日久尚以虛文塞責伏乞
勑下兵部申飭各邊督撫務將前事着實舉行俟秋防
畢日嚴查有無實效大行賞罰庶沿邊諸郡在在有備

而敵不敢窺也再照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徒具文耳臣考之古禮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常以為憂伏乞敕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或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能否一以觀將士之勇怯有技藝精熟者分別賞賚老弱不堪者即行汰

易如此不惟使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得居重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彊敵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為強之一機也伏乞聖裁

論邊事疏　張居正

昨該遼東廵撫張學顔等報稱敵兵二十餘萬謀犯遼東前哨已到大寧請兵請糧急於星火至於上厪聖慮面諭臣等敵人猖獗深以為憂此時臣等已即面奏畧

月非敵騎狂逞之時料無大事請寬聖懷今據薊鎮總兵官戚繼光揭稱諸路已久解散時下正議掣兵及臣等使人於宣府密探西路青巴圖動靜則其人一向在巢住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屬邊軍誑賞之言絕無影響數日以來更不聞消息矣臣等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已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以取勝今無端聽一訛傳之言遽爾倉皇失措至上動九重之憂下駭四方之聽則是彼已虛實茫然不知徒借聽於傳

聞耳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似此舉措豈能應敵且近日敵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於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已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邉臣失事必由於此故臣等不以敵之不來為喜而深以邉臣之不知敵情為慮也兵部以居中調度為職尤貴審察機宜沉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

之後又寂無一語徒使君父日焦勞於上以憂四方而該部以題覆公牘謂足以了本兵之事耳臣等謂宜特諭該部詰以敵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邇薊遼之間近日既為虛聲所動征調疲困恐因而懈怠或至疏虞尤不可不一儆戒之也臣等愚見如此伏惟聖明裁斷施行

論決重囚疏 張居正

昨該司禮監太監孫得勝口傳聖旨奉聖母諭今歲大

喜命臣等於刑科三覆奏本上擬旨暫免行刑欽此仰
惟聖母慈悲不殺之仁皇上將順好生之美臣等敢不
仰承以廣德意但查我祖宗舊制凡官吏軍民人等犯
該死罪有決不待時者有監至秋後者鞫問既明悉依
律處決未有淹禁累年不行處斷者至嘉靖末年世宗
皇宗以齋醮奉玄始有暫免不決之令或間從御筆所
勾量行處決然此實近年姑息之弊非我祖宗垂憲之
典也夫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霜雪萬物因之

發育若一歲之閒有春生而無秋殺有雨露而無雪霜
則歲功不成而化理或滯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賞予
奪皆奉天意以行事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
有罪五刑五用哉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討則
刑賞失中慘舒異用非上天所以立君治民之意矣臣
等連日詳閱法司所開重犯拈情有殺祖父母父母者
有強盜刼財殺人者有鬬毆逞兇登時打死人命者據
其所犯皆絶滅天理傷敗彞倫仁人之所痛惡覆載之

所不容者天欲誅之而皇上顧欲釋之其無乃違上天之意乎康誥曰惟弔兹不於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兹無赦言彼寇攘姦宄不孝不友之人所犯至於如此若為政者不加之以刑則天與我民之常道將至於泯滅而壞亂必須速依文王所作之法刑之而無赦此書乃皇上近日所講習者夫文王視民如傷古所稱仁聖之主而於此等之人亦必刑之而無赦者良以為惡之人彼自蹈於刑辟

雖欲生之而不可得也且苗莠不鋤嘉禾不茂寃憤不泄戾氣不消今聖母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被彼所戕害者皆含寃蓄憤於幽冥之中明王聖主不為之一泄彼以其怨恨寃苦之氣鬱而不散上或蒸為妖沴氛祲之變下或招致凶荒疫癘之災則其為害又不止一人一家受其荼毒而已獨奈何不忍於有罪之兇惡而反忍於無辜之良善乎其用仁亦舛矣况此等之人節經法司評審九卿大臣廷鞫皆已衆證明

白輸服無辭縱使今年不決將来亦無生理不過遲延月日監斃牢獄耳然與其暗斃牢獄而人不及知何如明正典刑而使以懲奸而伸法乎法令不行則犯者愈衆年復一年充滿囹圄既費關防又虧國典其於政體又大謬也伏願皇上念上天之意不可違祖宗之法不可廢毋惑於浮屠之説毋流於姑息之愛奏上聖毋仍將各犯照常行刑以順天道若聖心不忍盡殺或仍照去年例容臣等揀其情罪尤重者量決數十人餘姑牢

固監候俟明年大婚吉典告成然後槩免一年則春生
秋殺仁昭義肅並行而不悖矣

請戒諭羣臣疏 張居正

茲者大小臣工自陳考察俱已竣事一時朝政始覺更
新但人心陷溺已久宿垢未能盡除若不特行戒諭明
示以正大光明之路則衆心無所適從化理何由而致
臣等謹擬勑諭一道具稿呈覽伏乞聖明裁定發下寫
完用寶於本月十六日早朝特召吏部官捧出集百官

於午門外宣諭施行皇帝勅諭文武羣臣葢聞理道之要在正人心勸阻之機先示所向朕以幼冲獲嗣丕基夙夜兢兢若臨淵谷所頼文武賢臣同心畢力弼予寡昧共底昇平乃自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方刓缺鑽闗隙竇巧為躐取之媒鼓煽朋儔公事擠排之術詆老成廉退為無用謂讒佞便捷為有才愛惡横生恩讐交錯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為人臣酬報之資四維幾至於不張九德何由而咸事朕初承大統深燭弊源亟欲大

事芟除用以廓清氛濁但念臨御茲始解澤方覃銛鋤或及於芝蘭密網恐驚乎鸞鳳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戒懲餘皆曲賜矜原與之更始書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之路爾諸臣亦宜痛湔宿垢共襄王道之成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淟涊以隨時毋噂沓噏訿以亂政任輔弼者當協恭和衷毋昵比於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當

虛心鑑物毋任情於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或
內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公是公非各
宜奮讜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
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庶幾朝清政肅
道泰時康用臻師師濟濟之休歸於蕩蕩平平之域爾
等亦宜垂功名於竹帛綿禄廕於子孫顧不美歟若或
沉溺故常堅守塗轍以朝廷為必可背以法紀為必可
干則我祖宗憲典甚嚴朕不敢赦百爾有位宜悉朕懷

欽哉故諭

請罷第一疏 王家屏

奏為輔理無狀尸素可羞乞恩亟賜罷歸以全臣節事臣聞漢臣汲黯有云天子置公卿輔相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每感斯言惕然内省竊自幸遭遇皇上明聖誠使朝政無闕帝德罔愆即將順不為從諛緘默無嫌承意也乃頃來九閤重閉五位深居宴安之毒是懷兢業之衷潛

替郊廟不饗而仁孝之念疎堂陛不交而君臣之誼隔天災物異之警罔徹宸聽民生國計之憂不關聖慮皇上試省此心敬耶怠耶於治道得耶失耶臣備員輔弼既不能婉導密規防君志未萌之欲又不能明諍顯諫扶乾坤將壞之樞曠職瘝官久當退避所以逡廵未去徒以被恩高厚毫髮靡酬庶幾竭殫愚忠漸次匡正乃今數月之間請朝講不報請元旦受賀不報請大計臨朝不報臣犬馬微誠不能感回天意已可見於此矣至

於升儲大典九廟之神靈共屬萬方之想望惟殷即冊立之期或可少待而豫教之舉委宜發圖科臣所言未為差謬皇上即惡其瀆擾報罷足矣甚則罰俸足矣何至降調外任乎旨意一出遠近驚疑使道路之猜議橫生宮闈之讒搆交作其於虧損聖德動揺國本非細故而已也借請寛宥未賜允俞且復遷怒申救諸臣槩加譴謫臣誠不忍明主蒙咈諫之名清朝有横施之罰部科懼無妄之罪宗社蓄不測之憂也循省虛庸終慙匡

救若復依回保禄洩忍茍容正汲黯所謂從諛承意以陷主不義詒辱朝廷者耳死且有餘僇焉願乞聖恩亟賜罷歸俾全晚節臣無任感激祈懇之至

第二疏　王家屏

奏為愚戇冒威褐廷朝省乞恩蚤賜罷斥以全善類以安人心事頃因科臣李獻可等疏請豫教蒙旨降罰臣不揣輕鄙冒昧封還意事係宫闈不宜盛怒以損天親之愛言出臺省不宜峻斥以塞忠諫之門乃為聖德慮

為國體慮非為獻可一人也揭請寬原未蒙俞允方當退而補牘再瀝悃誠而科道諸臣申救獻可者若鍾羽正張棟陳尚象鄒德泳等又已得罪兩日之內嚴旨疊出或奪其俸或摘其官方一旨調南京又一旨調外任方一旨降邊方雜職又一旨削籍為民以至於孟養浩之廷杖一百則更慘矣雷霆橫擊風日淒陰凡舉朝士紳遠方吏民見者無不喪氣聞者無不摧心誠不意聖哲之君有此舉動平明之世有此景光而原其釁端由起

則自臣揭救獻可始是臣惜諤諤之一士而反累濟濟之羣英爭降罰之輕刑而反搆放逐之重典善類之罪人清時之戾氣也用是自陳愚戇疏乞罷歸庶幾感悟宸衷消融聖怒霎然開霽赦宥諸臣使之復還舊官勉圖報稱則始雖因臣牽累懼無妄之災終乃以過見原獲自新之路臣雖退居壟畝尚可以一去謝諸臣耳何圖席藁累日未奉處分詢之同官乃知為臣具揭伏奉聖旨謂臣希名不遂託疾故症臣聞言怔悚負罪彌深

竊念名非臣之所希寔非臣之敢棄臣所希者期皇上為堯舜之主而臣為堯舜之臣此之為名垂千載有餘榮故足希也若犯顏色觸忌諱抗爭僨事被譴罷歸此何名之可希乎必不希名將使臣身處尊官家享厚祿主德愆違而莫之救正刑政壞亂而罔克匡維此可謂不希名之臣矣而國家將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將逢迎為悅阿諛取容雖許敬宗李林甫之奸佞無不可為是九廟神靈所陰殛天下萬世所唾罵也不但得罪

於李獻可鍾羽正諸臣而已豈當一日立於堯舜之朝哉伏望皇上察臣戇愚本為禍始將臣特賜罷免以示首事之懲仍名還降謫諸臣以釋株連之累庶善類無枉羣情不摇臣感戴生成環草難報臣無任戰悚待命之至

第三疏　王家屏

奏為欽奉聖諭恭陳謝悃并乞矜憐愚戇開霽天威俯容退休以全恩造事臣頃以救科臣致干聖怒斥罰杖

遣連及多官數日以來驚悸不寧惶懼欲死凡兩疏乞
罷未奉允俞忽於本月三十日伏蒙皇上欽遣丈書官
李浚恭捧御札到臣私寓傳示聖諭邇年以來喜事小
臣狂肆不道逞臆激擾姑已薄罰卿為佐治見此要名
不義之徒自宜調停厝處緩詞解諫却乃逕駁御批故
激朕怒甚失禮體及朕怒起卿又不忍受假疾具疏丈
言求去朕想卿真欲以此挾君廢政沽名逸臥豈人臣
之義哉且卿輔朕燮理贊襄佐治有年方今國務多艱

卿恝然高卧其心可安乎卿既有疾准暫假數日即出入閣辦事卿宜欽承之故諭欽此臣謹焚香叩頭祇領訖伏念犬馬猶能報主葵藿尚克傾陽物類且然況臣具面貌心腹而為人受皇上作養生成之大德十年講幄六年政府即天地父母未足比其恩慈雖粉骨碎身莫能伸其報塞豈不知將順聖意鎮戢羣嚚可以全君臣喜起之休養中外和平之福而止以冊立一事爭議數年矣在皇上欽定冊期已有確然不易之信在小臣

數生激擾殊無帖然聽命之恭聖諭謂其喜事逞臆此誠諸臣之罪不可掩也幸蒙薄罰臣但當委曲調停從容緩解而封還御札致激聖怒聖諭責臣甚失禮體此臣之罪臣亦不敢辭也但皇子於皇上親之至也册立與豫教典禮之大也言涉至親不宜有怒事關典禮不宜有怒臣與諸臣但知為宗社大計慮以盡言為効忠而已豈意其激皇上之怒哉使諸臣預知皇上之怒必不敢激聒宸聰使臣預知皇上之怒必不敢封還內降而

所以敢激聒敢封還者正恃皇上之聖明無一言之不納皇上之寛大無一物之不容也及今數日之内嚴旨疊出斥逐紛然臣乃始錯愕銷魂戰兢落魄自愧以爲忠非素蓄志未上通而謬襲引裾之迹期收補袞之功以致一言不投萬事瓦裂譬之僨轅之犢不可復乘敗羣之羊所宜亟斥自不能一日安於其位而豈敢文言求去挾君廢政哉伏荷天言切責謂沽名逸卧大非人臣之義所宜且温旨慰留念贊襄有年當以國務之艱

為盧華袞鈇鉞總屬皇恩雨露雪霜何非至教臣誠不勝感激流涕佩服銘心惟是孤忠獨立之身抱下愚不移之疾俯循深錮恐非數日之假可痊望乞生全寔以一朝之褫為幸臣無任激昂瞻戴之至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十五